



世界杂谈

突然间,所住小区附近、不到50米远的宾馆一幢楼楼顶出现了信号发射塔,顿时,引起一片恐慌。于是,就有人前往打听。原来,一家发射单位,曾经看中我们这里,但被居委会拒绝;又跑了另外两个小区,都被拒绝。终于,来到这家宾馆。宾馆其中有一幢五层楼,被整体出租给一家研究单位,当然,所有权还在宾馆。最终,屋顶上出现了十来个发射塔,边上还有发射基座。弄清了这么一个来龙去脉以后,居民不高兴了,先是三五七八个,前往宾馆交涉,希望赶紧把这些东西全都拆除。宾馆根本不当一回事,不理不睬。这么一来,有一天,不少人涌到宾馆,而且火气都很大,对着宾馆总经理义正词严,强调非拆不可,而且表示,你们不拆,那我们就自己上屋顶动手拆除。宾馆人员大概看到他们领导被围堵,要出面保护,三下两下,有了肢体冲突。情急之下,宾馆总经理答应两天以后让那家公司领导前来谈判。

我是听到这天情况以后开始着急了,真的出现居民自己动手拆,肯定有人不让,那么,一个拆,一个保,结果不堪设想。犹豫再三,我干起了这辈子都没干过的事情,那就是急急忙忙给当地政府领导写“群众来信”,陈述问题的大概经过,强调目前状况的危急,希望领导赶紧

出面主持公道。据说,给领导写信,信封上有“亲启”二字能直达天听,我依样画葫芦;同时,为了迅速,我还特意在信封上写了一个大大的“急”字,后面跟了一个大大的“!”信很快寄出了,想到第二天就是谈判日,我又着急起来,急忙打了信访办电话。令人倒吸一口冷气的是,电话那头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就问,是哪家公司装的,我报了单位名称,随即的回答是——那我们管不了!我一听奇怪了,这里是你们管的地盘呀!电话那头随即说,你们可

群众意见与群众来信

马以鑫

以找媒体呀,去走法律程序嘛。我的回答是,现在离谈判时间还有二十四小时,如果谈崩了,老百姓自己去拆,那就非常麻烦了。对方愣了愣,说,那好,我马上去向领导汇报。

第二天上午9点,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开始谈判,可我这里什么消息也没有。我真奇怪了,于是,还是打电话给那个信访办。回答的就是昨天那位,只是说,我把你的意见反馈到你们街道,你可以直接问他们。我就纳闷了,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来个电话呢?我就按照那边讲的号码打过去,回答是知道了知道了。

我也去参加了谈判。那家公司强调没有

什么辐射,我们可以专门到你们家里测试呀。话音未落,又是一片强烈的反对声,几乎是众口一词:谁会相信你们的测试?这边老百姓只是说,你们不拆,那好,我们自己拆!同去的居委会主任很认真地事先做了功课,拿出从网上下载的好几份红头文件:要装必须在居民区50米以外、必须提前三个月公示、必须……对方顿时哑口无言。两天以后,居委会贴出告知书,说肯定拆,是在下周。过了几天,物业办贴出告知书,说是两周内拆。这么一来,又是群情激昂:到底是一周还是两周?

我接连收到派出所和街道电话,说信转到了一转两家?——那是要拆的。我就问究竟是一周还是两周?居民不看到实际行动是不放心的。他们都很惊讶,连忙说再问问再问问。

我真正感觉到,现在的老百姓自我保护意识是很强的。对于这类事情,反应非常灵敏也非常强烈。但是,奇怪的是,很少有找组织的意识。问题就在于,我是找了组织了,但是最初的回答是管不了,是你们自己找媒体或走法律程序。其实大家都明白,媒体虽然帮老百姓说话,可毕竟不是执法机构呀。走法律程序,真是天知道了,能不能立案、找什么样的律师、该怎么做,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这几天,那个发射塔什么的,是在拆了。

我纠结的是,我的一封“群众来信”,至今没有收到回执——哪怕是表示收到的便条呢。

能够再见“苏联”,完全得益于戴大年兄的一次邀约,我将这次邀约称为“心灵之约”。

戴大年何许人?沪上成功企业家。然而此兄酷爱苏俄文化,家中藏有近百幅俄罗斯现代名家的油画作品。他不仅能背诵普希金的诗歌,还能用俄文唱《国际歌》以及《三套车》和《红梅花儿开》等苏俄歌曲。

而我,自少年时代起,也用狂放而自由的灵魂,走近并亲近过苏俄历史上的那些灿若星斗的大师。在那蛮荒的年代里,我曾如饥似渴地读“托尔斯泰”,读“果戈里”……

2012年初夏,受戴大年之邀,我们两个对苏俄文化情有独钟之人,终于再见了“苏联”。

我不会忘记莫斯科郊外那个名叫波若金诺的古战场,当我站在这片寂静苍茫的荒原上时,空气中仿佛依旧弥漫着200年前的硝烟。刀光剑影铁马金戈,伟大的拿破仑和库图佐夫在这里成就了一场历史上最惨烈和英勇的骑兵会战。

我不会忘记雅斯纳亚·勃良纳庄园里橡树与松树环绕、青苔与灌木弥漫的那片“土堆”。列夫·托尔斯泰,这个19世纪伟大的作家,这个被所有俄罗斯农民称之为父亲的人,虽然死后只有一堆“黄土”,但他最终却得以安息并被人永远铭记,无名的“土堆”更是被誉为“世间最美的墓地”。

我不会忘记芬兰湾畔的列宾庄园,我透过列宾画室的窗户看到的是庄园里波光粼粼的湖泊和郁郁葱葱的丛林……每天清晨和黄昏,列宾就是在如此美丽的风景前作画和冥想。

我不会忘记涅瓦大街18号普希金咖啡馆,当年普希金临窗而坐的那个位置,已被永远定格在了174年前的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一尊维妙维肖的普希金蜡像真实地再现了那个下午诗人忧郁的心情,桌上放着一杯没有喝完的黑咖啡。我不会忘记基辅的赫雷夏季克森林公园。二战中德军强渡第聂伯河,占领了基辅。守卫基辅的乌克兰方面军退守到公园与德军殊死奋战,在抵抗了德军三个昼夜后,900多名士兵和11位将军全部牺牲在公园内。1972年著名二战题材的电视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公园开拍,以纪念那些伟大的红军战士……

我不会忘记在“苏联”的一切。

《再见“苏联”》收它是我的一次思想、情感和精神的跋涉,是一个中国人对灿若星辰的苏俄文化的一次神圣的心灵冥想。

本文为《再见“苏联”》自序

再见「苏联」与戴大年的一次心灵之约

刘沙

这一天,我们很东海

徐明松

每次出游,就有着想看看当地校园的念想。初去台湾,更是如此。借着在台逗留的间隙,去了东海大学。

入校门沿文理大道数百米,抬眼处,夹道大树掩映间豁然开朗,左侧大草坪上矗立着一栋宏大的建筑。建筑由四片薄壳双曲面混凝土墙构成。屋面与墙面汇于屋脊,外表立面贴类似寺庙的黄色菱形面砖在晌午的阳光下熠熠生辉。趋前,仰望由屋脊形成的天窗,以及正立面大片玻璃透过的阳光洒落在教堂内,仿佛神的恩典播扬人间。而屋脊顶端的十字架赫然在目,这就是东海大学的地标和象征——路思义教堂。教堂外观上扬的曲线,宛若一双合十的祷告之手,意味隽永。这令人想起现代主义先驱柯布西耶的朗香教堂,也是如此奇幻与美妙。路思义教堂的设计者乃是贝聿铭和东大建筑系的创建人陈其宽,或许是现代主义的同道者,这座教堂有着明显的现代主义余绪和风格。有人试图还从形式和外立面的色彩等进一步解读这个建筑的意象,无疑,东西文化的交融确实是建筑的内在精神。委实如此,东海大学在上世纪50年代复校,即以原在大陆的13所教会大学搬迁来台后整合而成。据悉,教堂的捐资建造者亨利·路思义是美国《生活》杂志的创办人,出生在山东蓬莱,其父曾任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副校长。路思义教堂自1963年建成,迄今半个世纪,不仅是东海大学的文化地标,也早已成了遐迩闻名的观光景点。每当晨起或傍晚时分,这里便是莘莘学子憩息和读书的地方,也有不少游客流连其间,还是披着婚纱的新娘绝佳的取景处。这里真是“远吞山光,气象万千”。

东大美的去处不止于此。校园广阔,气势宛然,被誉为全台第一美丽校园不为过。校园背依大度山,当年复校规划时,即由贝聿铭、陈其宽、张肇康等知名建筑师主事肇画。校园树木茂密,建筑依地势而建,多为合院格局。走入庭院,回廊转折,花树掩映,典雅宜人,偶有老师或学子穿行而过,一股书卷气弥漫于此。虽然时值夏日,在这里却让人静气宁神,消除暑意。环视多为两层木构砖墙的楼房的庭院,在整个教学区所在多有,安静而不夺人眼球,却感觉有一种沉着的力量。走进的第一个庭院,从校长室往两侧依次排开的副校长室、教务处之类的行政办公单位,低调而不事张扬,一块小木牌已标识清楚。只是二楼门楣上于右任题匾“东海大学”确是呈现出历史的肌理和人文的意境,令人回白。教学区的不少系科、院所多用廊道连接起来,似乎一个庭院连着一个庭院,一进一退。几乎每个院落里是浓荫蔽日,扶墙而上的攀援植物透出的翠绿与布满“包浆”的潮湿的墙面在宣示这里蓬勃的生机与丰厚的历史。在一个个紧闭的窗户和门扉里,都涵泳着科学求真与人文为本的创造原力及动能。真是移步换景,景色无边。

离开时,感念东大,想起一张有关读书讲座的海报之题“这一夜,我们很东海”。我想,这一天,我们很东海。

带来喜悦与烦恼的中奖彩票

释戒嗔

这两年,淼镇上的小超市又多了一项销售彩票的业务,超市老板把售彩票的机器,放在店门口最显眼的地方,来来往往的镇民经过的时候常常会试试运气,随手买上几张。因为是镇上唯一一个卖彩票的地方,所以生意也做得不错。

来天明寺进香的施主中,也有几位特别喜欢彩票的,其中有一位和戒嗔关系非常要好的陈施主,

都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也有提出有争议意见的施主,比如其中一位施主说要购置几件奢侈品,但被其他施主一致批评为浪费,最后这位施主不得不提出要取消自己的计划,大家才原谅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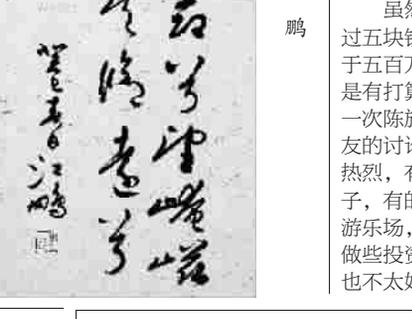
施主们提出每个设想都不忘记计算一下大概要花的钱,戒嗔的心算能力很强,便帮他们计算着总价格,施主们计划要花的钱也慢慢从一百万提高到四百多万。施主们一项项提出建议,到了四百七十万的时候,发现最后三十万不知道该怎么花了,大家想尽了办法,也找不到合适的途径,都觉得花钱原来也是一件很为难的事情。

当然这种忙,戒嗔是帮不上,毕竟戒嗔只是小和尚,既不是大师,也不是妖僧嘛。

坚持很多期后,陈施主的运气忽然有了好转,刮开的彩票居然不再是“感谢参与”了。每隔几期也会中出个五块钱的三等奖。虽然陈施主没中过超过五块钱的奖项,不过对于五百万的奖金支配他还是打算的。戒嗔参与过一次陈施主和他的彩迷朋友的讨论,施主们探讨很热烈,有的施主说要买房子,有的施主说要建个小游乐场,也有施主提议要做些投资,因为坐吃山空也不太好,这些意见最后

后来戒嗔师弟很败兴地插了一句话提醒大家,中奖还要交百分之二十的税。施主们这才发现原来测算的费用,是不够的,可是要把四百七十万里的七十万扣掉,也让人非常为难。最后有位施主说,一百万的税收实在太贵了,要是能捐给寺庙而抵扣税金的话就好了,戒嗔和戒嗔听后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在这场讨论会的几个月后,陈施主中了一个三等奖,奖金达到数千元。这是戒嗔知道陈施主



书法

江鹏

麻客

周志俊

小小的骨牌,会麻倒了这一大群人。搓着不愿停手,观者如饮醇醪,我见我中一人,挟牌而垒,我惊呼此乃牌即中也。“呼甚?呼甚?吾等皆愿也,君不见吸毒者毒瘾发作,满地滚扑,牌瘾发作,满身蛆钻,输钱事小牌瘾发作,难受事大呀!”

一日在巷口见牌郎中满脸堆笑走来,何往?“今日外快赚足,汝苦一个月收入几何?我今口袋满矣,我请客,请你吃点心去!”“不义之财,不去!”走去,听背后骂我一句“蠢大!”

我没别的嗜好,就喜欢看书,但刚来上海时收入有限,不敢放开手脚买书。

2005年,在一所农民工子弟小学当老师,双休日最爱去的地方是七宝图书馆。去的次数多了也就和图书管理员阿姨混了个面熟。一次去图书馆,进门时,当班阿姨笑着说:“你是我们馆的老读者了,送你一张上海书展门票。”同时没忘了叮嘱我票子只能第二天用。端详手中的门票,觉得应该去看一下书展,而且还要叫上我正在追求的女孩。

那女孩是我在外来建设者读书会里认识的,在另外一所农民工小学任教。去书展无论如何也得带上她,这可是最佳表现机会。可我就一张门票,我忍不住扫了一眼管理员阿姨桌上剩下的一沓门票,真想再去再要一张,可是我不好意思开口。毕竟人家已经赠你一张了,再要就显得有点贪得无厌。

手捧着杂志有点心不在焉,谋划着如何请女孩一起去看书展,一想大不了自己再买一张门票,就给女孩发了一条手机短信,邀

请她明天去看书展,女孩回了个OK。心定的我读书阅报,不知不觉到了图书馆下班时间。正欲离去,管理员阿姨又递给我一张门票,说是多余的票子,过了明天就是废纸。但这票子对我来说是雪中送炭,千恩万谢接过

两张免费门票

刘千荣

来。赶紧又给女孩发了条短信,告诉她我拿到了两张免费票,女孩回短信夸我人脉广。票子有人奉送,但天公不作美,书展开馆的首日,“麦莎”台风挟风裹雨“莅临”申城,在去上海展览馆的路上,我和女孩的伞几度被吹歪,一路磕磕绊绊,衣服很快就被打湿。女孩就抱怨我发什么神经呀,这么大的台风看什么书展,小气鬼!两张免费门票作废就作废呗!书展上肯定没什么人。出乎意料的是等到了地方,映入眼帘的是无数被

吹得歪歪斜斜的雨伞和张张执著的面孔。我俩省了买票的麻烦,加入秩序井然的读者队伍,依次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防止雨伞滴水的塑料袋步入展厅。主办方考虑和服务真是无微不至。

走进书展大厅,我们踏入了书的海洋,让我们一时不知道该参观哪家馆,该先打开哪本书。随着人流我们翻书浏览,有时驻足聆听一些名人的讲座。作家余华携新作《兄弟》现身那年书展,我俩和许多“余华迷”聆听余华关于“文学和人生”的演讲,都被余华独到睿智的人生见解所深深折服……能够近在咫尺一览文化大师们的风采,让我们精神大振,风雨中的那点疲惫早化为乌有,踏着夜色满载而归的我们深深觉得不虚此行。

感谢图书馆阿姨赠我的两张免费门票,不仅让我和上海书展结缘,也助我成就美满姻缘。实体书店给读者的体验感是独一无二的。

